



美学与艺术丛书

CAMBRIDGE

Richard Wollheim

ART
and
Its
Objects

艺术及其对象

[英]理查德·沃尔海姆 著
刘悦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Φ 美学与艺术丛书

艺术及其对象

[英]理查德·沃尔海姆 著
刘悦笛 译

ART
and
Its
Object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7 - 52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及其对象/(英)沃尔海姆,理查德(Wollheim, R.)著;刘悦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

(美学与艺术丛书)

ISBN 978-7-301-19725-7

I. ①艺… II. ①沃…②刘… III. ①艺术理论-研究 IV. ①J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667号

书 名: 艺术及其对象

著作责任者: [英]理查德·沃尔海姆 著 刘悦笛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725-7/B·10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5217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开本 13.75印张 16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期待“美学之夏”

——丛书代序

20 世纪中国曾经涌起了几次“美学热”，在当时“沉寂”的世界美学天空中，成了最绚丽的星座。

然而，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美学热”在消退，而世界美学却不再“沉寂”，此消彼涨，中国美学已不再亮丽。

中国还会有“美学热”吗？这是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很感兴趣但又无法预测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用“后现代”、“第二次现代化”、“审美化”还是“图像转向”来描述它，都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由“硬”向“软”、由“实”向“虚”的转向。在一个虚拟柔软的社会里，艺术和审美将会越出它们的边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以艺术和审美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也有可能越出它的边界，成为人们普遍采取的生存策略。中国文化本来就推崇空灵著称，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应该可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时代转向。

在我们看来，从今天的时代条件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美学热”。

为了推动“美学热”的出现，我们需要做许多扎实的研究工作。公正地说，前几次“美学热”给今天的美学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也留下了不少沉重的包袱。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学热”中，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美学著作，特别是当时出版的五十余本

“美学译文丛书”更是推动了这种发展,但这些著作很少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吸收。

我们需要重译某些确实有价值的著作,并以重译为契机展开对这些著作的深入研究工作。同时,我们要关注国际美学的新动向,译介一些能够反映美学新动向的著作。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中国美学学者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我们不仅要加入国际美学讨论的话题之中,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话题,吸引国际美学学者加入我们的讨论之中。

20 世纪 20 年代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开设美学课程,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美学热”。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着力推出一套美学与艺术丛书,这能否让中国美学再次获得苗长的契机?

那将不再是美好而短暂的春天,而是繁荣而沉着的夏季,一个通往秋实的“美学之夏”。

彭 锋 刘悦笛

2008 年 3 月 19 日

期待“美学之夏”

——丛书代序

20 世纪中国曾经涌起了几次“美学热”，在当时“沉寂”的世界美学天空中，成了最绚丽的星座。

然而，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美学热”在消退，而世界美学却不再“沉寂”，此消彼涨，中国美学已不再亮丽。

中国还会有“美学热”吗？这是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很感兴趣但又无法预测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用“后现代”、“第二次现代化”、“审美化”还是“图像转向”来描述它，都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由“硬”向“软”、由“实”向“虚”的转向。在一个虚拟柔软的社会里，艺术和审美将会越出它们的边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以艺术和审美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也有可能越出它的边界，成为人们普遍采取的生存策略。中国文化本来就推崇空灵著称，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应该可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时代转向。

在我们看来，从今天的时代条件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美学热”。

为了推动“美学热”的出现，我们需要做许多扎实的研究工作。公正地说，前几次“美学热”给今天的美学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也留下了不少沉重的包袱。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学热”中，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美学著作，特别是当时出版的五十余本

译者前言

理查德·沃尔海姆,在2003年11月4日逝世于伦敦家中的当周,远在美国的《纽约时代周刊》旋即刊登出一则长达千言的讣告,在该文的开篇,便盖棺定论式地将享年80岁的沃尔海姆,定位为“一位综合了分析哲学、心理分析与绘画研究的哲学家”,他“被认为在战后时代最具深度地发展了人类的审美洞察力”。^[1]在如此重要的世界级报纸上刊登讣告,足可见得沃尔海姆思想的影响早已逾越了学术界,他的著作在大众当中也拥有众多的读者,才华横溢的他不仅写过一本弗洛伊德式的小说,还曾在1965年为“极少主义”(Minimalism)这个当代艺术的著名流派命名。

作为20世纪英国重要的哲学家与美学家之一,沃尔海姆与艾耶尔(A. J. Ayer)、波普尔(Karl Poppe)爵士、赖尔(Gilbert Ryle)、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一道被列在当代英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序列当中^[2],不过他从“审美之维”发展了当代分析哲学,从而在哲学家之林中显得独树一帜,甚至可以说,沃尔海姆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美学家也不为过。他的一生所获得的成就是极为显赫的。在英伦本土,从1968年到1969年他就曾任世界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协会”主席,从1993年开始

[1] Douglas Martin, "Richard Wollheim, Philosopher, Dies at 80",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2003.

[2] Bryan Magee ed., *Modern British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

又被推举为“英国美学协会”主席。从1949年到1982年,他长期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并于1963年出任心灵与逻辑哲学的格罗特教授(Grote Professor)教职,从此领导了该大学哲学系长达二十年之久。荣休之后,沃尔海姆旅居美国迎来了学术的“第二春”,从1982年到1985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1985年执教到2003年,并从1998年到2002年担任了哲学系主任,这几所世界级的名校将沃尔海姆的思想传播得更为深远,译者就认识几位他当年的学生。

在沃尔海姆逝世之后的2005年10月,“英国精神分析协会”还曾专为其举办了“艺术,情感与精神分析:向理查德·沃尔海姆致敬”的学术研讨会;2008年6月,伦敦大学主办了“心灵,艺术与精神分析:透视理查德·沃尔海姆”的专题研讨会。这几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会议,除了与艺术相关的美学内容之外,既充分肯定了沃尔海姆从分析哲学角度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独特阐释,又高度赞颂了他在人类“情感”领域所做出的“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之拓展。

为沃尔海姆获得更广泛影响的,还有他所做的一系列讲座和主讲的课程。幸运的是,这些讲座和课程都被整理出版,使人们逐步看到了沃尔海姆更为深厚的哲学根基与思想发展的转变轨迹。1984年,著名的“梅隆讲座”(Mellon Lectures)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举行,受聘者往往是国际顶尖级的艺术史家,随后出版的《作为一种艺术的绘画》(*Painting As an Art*)在1987年就被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拥有众多的西方读者。^[1] 1992年,沃尔海姆在哈佛大学举办威廉·詹姆斯讲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以个人的“同一性”为研究主题,这个讲座

[1] Richard Wollheim, *Painting as an Art*, The A. W. Mellon Lectures in the Fine Arts, 1984,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Bollingen Se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的专著于1984年以《生命之线》(*The Thread of Life*, 1984)为题得以出版^[1];1999年,他又在耶鲁大学做恩斯特·卡西尔讲座(Ernst Cassirer Lectures),同年该讲座以《情感》(*On the Emotions*, 1999)为题得以出版。^[2]从艺术、生命到情感问题的探求之后,晚期沃尔海姆着手构建起一种宏大的(绝非局限于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心灵哲学”,如此看来,美学问题只是其“心灵哲学”的衍生物而已。这是由于,正如沃尔海姆在接受访谈时所明示的那样:任何“审美哲学”(aesthetic philosophy)最终都是要诉诸“心灵哲学”的,诉诸对各式各样的心灵状态、才能、表现和能力该如何理解的问题。^[3]

2007年在安卡拉举办的“第十七届国际美学大会”上,我也曾向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等多位国际美学家与学者们追问同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由你来写分析美学史,哪些最基本的哲学家可以入选?”他们的最终选择皆不超过四五位哲学家,但都不约而同、无一例外地选定了沃尔海姆,而且,皆认定沃尔海姆为英国美学的最重要的唯一代表(其余的位置均为美国哲学家们所占据)。尽管这一选择囿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哲学和美学传统,但是,从上个百年西方美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沃尔海姆被排定的“座次”必定是非常显赫的,这从欧美学者从过去到当今的相关研究当中就足以得见。

作为20世纪“分析美学”乃至整个西方美学的“绝对经典”之作,《艺术及其对象》(*Art and Its Objects*)不仅在沃尔海姆的所有美学专著当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而且,这本书在他的所有著述当中也拥有了最多的读者,至今仍在被哲学界、美学界和艺术界津津乐道地探讨(比如沃尔海姆对贡布里希思想的深刻批判,就成为了艺术史界中在“新艺术

[1] Richard Wollheim, *The Thread of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Richard Wollheim, *On the Emo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Bryan Magee ed., *Modern British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27.

史”之外批判“贡布里希模式”的最重要的美学资源)。也许,《艺术及其对象》这本书在一定意义上回答了“何为美学经典”的问题,所谓美学经典就是那些常读常新、不断被加以阐释而又持续获得新意义之开放性的“美学文本”,这也许就是“立言”的不朽吧!

沃尔海姆其他的美学著述,还有在艺术史领域读者甚众的《作为一种绘画的艺术》、初版于1973年的《艺术与心灵》(*On Art and the Mind*, 1973)^[1],在艺术理论领域受到关注的《艺术教程》(*The Art Lesson*, 1971)^[2]及多达数十篇的论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们都无法与《艺术及其对象》相媲美,因为只有这本“雄心勃勃”的专著,才能展现出沃尔海姆建构整个“美学大厦”的伟业。

《艺术及其对象》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原本是沃尔海姆为另一位重要的美国分析哲学家和美学家、也是笔者的好友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主编的《哈珀哲学指南》(*Harper Guide to Philosophy*)所撰写的文章,最早于1968年出版,当时此书的副标题还是《美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在1970年和1971年分别得以再版。^[3]后来,这本书又被做了重要的修订,第二版增加了三篇附录论文,后来又增加到了六篇,其中的两篇是在1976年的第五届布里斯托哲学会议(Bristol Philosophy Conference)上与另外两位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大卫·威金斯(David Wiggins)座谈之后才写成的。在1980年,《艺术及其对象》又重新出版,而后就不再有新的修订了。不断的再版和重印足见该书的强大生命力,笔者所翻译的就是这

[1] Richard Wollheim, *On Art and the Mind: Essays and Lectures*, London: Allen Lane, 197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aperback, 1983.

[2] Richard Wollheim, *The Art Lesson*, London: Byam Shaw School of Drawing and Painting, 1971.

[3] Richard Wollheim, *Art and Its Objects: 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 Harper Torch Book, 1971.

个最新的版本。^{〔1〕}

在“分析传统”尚未在中国学界落地与生根的语境下,沃尔海姆似乎很难被中国学界所接受。他的这本代表作对中国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997年。在“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的高级读书班上,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等学府的三位学者分三个班用了一个暑假,为中国学者们导读的唯一一本专著,就是沃尔海姆的这本《艺术及其对象》。当时的中文读者们就都已感觉到这本书(较之其他分析美学乃至哲学著述而言)行文的晦涩与运思的繁复。可以说,这位英国人的行文,似乎永远不会像美国人丹托那样言简意赅与明晰爽快。所以,在翻译过程当中,译者早已感到了语言转译过程中无形的压力,这本前前后后、断断续续翻译了三年多的译著,一定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足,敬请诸位方家多加雅正!同时,也要感谢傅志强与钱岗南这两位值得尊敬的译者的最早中译所做出的贡献。要知道,在“分析传统”尚未成熟的年代进行此类学术翻译是何其难也,笔者的翻译也对照了他们的旧译并吸收了其中的有益成分。

关于沃尔海姆的生平简介、著述概要、哲学与美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我已经在《分析美学史》第3章当中进行了详尽探讨,在此恕不赘言。^{〔2〕}我想,一篇合格的译者前言,不仅要为读者介绍本书成形的历史背景,而且更要给出一种简洁易行的“读法”,这就好似是读书的“门径”。《艺术及其对象》这本书究竟从哪儿读起?按照什么顺序来读(读书未必要从头至尾)?各个部分到底有哪些闪光点?它们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过时的部分如何跳过去?相应地,有新价值的部分该如何凸显出来?如何参照附录及其他文献来读?尽管沃尔海姆给读者提供出一份“本书纲要”,但是那只是(由前至后的)索引而已,我在

〔1〕 Richard Wollheim, *Art and Its Objects: With Six Supplementary Essays*, 2d editio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 刘悦笛:《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162页。

这里想给出另一种更简明地读本书的“基本套路”：

第1节到第3节 艺术可以定义(参照第60节)

第5节到第10节,第20节 艺术品的物理对象假设(参照附录Ⅲ)

第11节到第14节 反思“再现”

第13节 反对“相似论”

第13节 从“看似”到“看进”(重要增补见附录V)

第15节到第19节 反思“表现”

第21节到第23节 反思“唯心论”(参照第46节到第49节)

第24节到第30节 反思“表象论”

第28节到第31节 反思“错觉说”

第40节到第44节 反思“审美态度”(参照附录Ⅱ)

第45节,第57到第58节 艺术与语言的类似及其限度

第46节到第49节 艺术作为“生活形式”Ⅰ:从艺术家来看

第51节到第52节 艺术作为“生活形式”Ⅱ:从观者来看

第55节 艺术作为“生活形式”Ⅲ:从如何习得来看

第60节到第63节 艺术的“历史本质”(参照附录Ⅰ)

按照分析哲学的典型理路,整个《艺术及其对象》的思路的确是环环相扣并相互勾连的。但是,其发展的主线仍是非常清晰的:从“艺术可以定义”出发,重思物理对象假设,反思艺术的“再现”和“表现”,进而反思“审美态度”是否可以界定艺术,最终将艺术归结为一种“生活形式”并由此推导出诸多的结论。读者们既可以按照从第1节到第65节这样的常规方式去读,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思路进入这个复杂的迷宫般的文本。我建议,可以从两个“突破口”入手:其一,读者们可以先读附录V,紧紧把握住作为沃尔海姆美学思想内核的“看进”理论,然后再来读他对于再现和表现诸问题的解析;其二,读者们

还可以先读第45节、第57节与第58节,掌握住沃尔海姆对于艺术的中心观点,然后再来研读他对于其他艺术问题的分析。如此这般来阅读,可能会使读者暂时绕过在逻辑推演与运思程序当中所必须面对的环节问题,先解决居于核心位置的主要问题,而后更多的次要问题亦可“迎刃而解”矣!

当然,读者们更要领略到分析哲学与分析美学所独一格的思想魅力,在很大意义上,它们的引人入胜之处,并不仅在于推导出了多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而同时也在于得出这些结论的“论证过程”究竟是如何环环推出的,就像某一科学定律的完成需要非常完美的证明过程一般,而未被证明的科学定律仍只是假设而已。在“曲径通幽”般的哲学运思的程序当中,相信读者一定会步步为营地、逐渐深入地、有条不紊地掌握作者所要表述的思想和观念。正如罗尔斯(John Rawls)无论是早期《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1971)“厚版本”的还是晚期《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 1993)“薄版本”的自由主义,它们的结论都是相对鲜明的而论证却是相当完善的,两版的论证过程的价值甚至是高于结论本身的(尽管前者的论证较之后者更为精到和贯通),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亚观点”附着在整体的思路之上,这些观点同样值得关注。同理可证,如果读者在“通观”《艺术及其对象》之后,就会发现,在“一脉相承”的“文脉”的基础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学思想就像串珠一般镶嵌在上面:

第13节 “意图”问题(参照第33节、第40节、第46节、第48节、第58节)

第23节 “巧匠”问题(参照第47节、第63节)

第32节 论“体裁”

第29节 论“图像性”(参照第52节)

第31节 论“风格”(参照第56节)

- 第 35 节到第 37 节 “类型”与“殊例”之分(参照附录 II)
- 第 38 节到第 39 节 论“解释”及“批评”问题(参照附录 IV)
- 第 50 节 艺术与“幻想”的比照
- 第 54 节 论艺术的“自我存在”
- 第 59 节 论艺术的“统一性”
- 第 64 节 论“美学”的学科性质
- 第 65 节 对“评价”的省略(增补见附录 VI)
- 附录 I 对“艺术惯例”的研究
- 附录 II 对“艺术分类”的研究
- 附录 IV 对“艺术批评”的研究
- 附录 VI 对“艺术价值”的研究

这本书的翻译顺利完成,除了感谢那些我在《分析美学史》后记里面已经感谢的英、美、德学人,这些著名哲学家和学者们包括阿瑟·丹托、约瑟夫·马戈利斯、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和苏珊·菲金(Susan Feagin)教授等等,还要特别感谢韩国成均馆大学邀请我在 2008 年下半年学期在该校开设了一门“中国美学与文化”博士生课程,这使得我不仅一方面首次用英文来授课并阅读了大量的东亚儒家文献,而且,另一方面亦有了整块的课余时间整理《艺术及其对象》的译稿,特别感谢与留德十年之久的朴商焕教授的深入交流和忘年友谊。

感谢王立刚编辑对这套丛书的策划之功;同时,感谢他在本书编辑方面的辛勤工作,这些对于推动“分析美学在中国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感谢约瑟夫·马戈利斯赠送的新书《艺术与人的定义:走向哲学人类学》(*The Ar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Human: Towards a Philo-*

sophical Anthropology, 2009) 和美国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 (David Carrier) 赠送的新书《世界艺术史及其对象》(A World Art History and Its Objects, 2008), 其中他们重新考察沃尔海姆的基本思想并继续推动相关发展(卡里尔当面对我说, 他新书的标题就是对《艺术及其对象》的直接模仿), 这些都使我更深化了对沃尔海姆的理解。^[1] 卡里尔还是沃尔海姆与丹托的弟子, 他曾向我生动地描述过沃尔海姆的授课对他而今学术研究的内在影响。

还要感谢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国立首尔大学美学系主任朴骆圭教授邀请我在该校做演讲, 韩国岭南大学的闵周植教授邀请我到大邱做讲座, 感谢韩国艺术哲学学会邀请我做顾问并在年会上做演讲, 以更好地促进中韩美学的交流。感谢亚洲艺术学会 (Asian Society of Art) 邀请我在“京都年会”上做演讲。在与亚洲艺术学会主席神林恒道、亚洲艺术学会总干事台湾佛光大学的潘禧教授、日本同志社大学的冈林洋教授、韩国美学学会主席白伦洙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崔一凡教授、国立首尔大学金文焕的深入交流当中, 我深感到中、日、韩美学研究的差异。就外来的影响而言, 韩国美学主要受到了“英美分析美学”的影响, 而当代中日美学仍是“欧洲大陆美学”的影响更为深远。那么, 如何做好东西方美学之间更全面、更多维的交流, 而非囿于仅同分析传统抑或大陆传统进行单方面对话, 也就无疑成为了当下东亚美学所共同面临的共同话题。

现任国际美学协会美国执委、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玛丽·魏斯曼 (Mary B. Wiseman) 教授与我共同主编的《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这本英文著作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这本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 (Brill Academ-

[1] David Carrier, *A World Art History and Its Object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刘悦笛:《如何撰写“世界艺术史”?——兼与大卫·卡里尔商榷》,《美术研究》2011年第1期。

ic Publishers)出版的文集,邀请了来自美国与中国的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学者以当代中国艺术为焦点来进行深入研究,可惜的是,该书原定的副标题《中国美学与西方批评》(*Chinese Aesthetics and Western Criticism*)在正式出版时被拿掉了。^[1] 在2009年国际美学协会(IAA)主办的国际权威刊物《国际美学年刊》上,笔者还曾应邀撰写《当代中国艺术:从去中国性到再中国性》的美学论文。^[2] 无论是在文集还是论文当中,都可以肯定的是,分析美学就是当代中国艺术与“新美学”所面临的西方语境,沃尔海姆的思想也是需要被当代中国美学所重点“消化”的重要对象,这是由于他的思想(特别是晚期思想)与东方思想之间具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

这意味着,无论从西方的语境还是东方的语境来看,沃尔海姆的思想都还有许多值得继续阐发的“潜力”。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的主任伯奈特(R. Bernet)曾给出如此精妙的比喻:胡塞尔就好像是一个到处有脚手架的工地,还是尚未完成的大厦,而海德格尔就像一个业已建好的现成的教堂,从一开始就等着读者去朝拜。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比喻更适合于言说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的差异。海德格尔之后,专家多,哲学家少;而维特根斯坦之后,哲学家亦多,专家也多。更广泛地看,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似乎也在于此。在一定意义上,沃尔海姆的《艺术及其对象》也像一个到处开工的工地,布满了脚手架,等待后人来加以建设。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后分析美学”建设当中,所谓艺术的“历史定义”方式非常引人注目,诸如杰罗尔德·列文森(Jerrold Levinson)“历史性/意图性”(historical/intentional)

[1] Mary Bittner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2] Liu Yuedi,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From De-Chineseness to Re-Chineseness, i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2009*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 Yearbook 2009), pp. 39-55.

的艺术定义,就可以追溯到《艺术及其对象》的第60节到第63节的相关思想。当然,这样的例证更是不胜枚举的,《艺术及其对象》正是这样向未来开放的,但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开放不仅仅是对西方而言的,而且同时也是面向东方的。

最后,我想引用阿瑟·丹托亲自为沃尔海姆所撰写的讣告来结束这个前言,我仅仅采撷其中的五句重要的话,这正是一位哲学家为另一位哲学家所写的衷心悼词:

1. 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享年80岁,他位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顶级的英美思想家之列……他展现了分析哲学的智慧优势……对于大陆思想又具有更切近的洞察。

2. 沃尔海姆很少全神贯注于语言的使用,或者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而烦恼……(他的思想)更多来自他的生活的内核而非其他哲学家所言说的东西。

3. 《艺术及其对象》被广泛地公认为沃尔海姆主要的哲学贡献,他贡献出了“看进”的思想……这被他视为人类的一种原始的能力……而“图像知觉”的确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活动。

4. 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深入地致力于以“视觉艺术”为核心的问题。但是……他同样所致力于的“心灵哲学”研究,较之美学它更居于主宰的地位,这也确实是近十年来所确定的哲学主潮。

5. 他的心,真正地聚焦在他的思想和哲学上面!

阿瑟·丹托如此的评价,还是非常公允的!

希望理查德·沃尔海姆的这部代表作——《艺术及其对象》——赢得越来越多的中文读者,就像这本哲学和美学绝对经典之作,在其他语言的读者当中所获得的广泛与积极的反响一样。

在大家真正关注沃尔海姆的时代,我想才正是分析美学研究“在